

cmchao / April 17, 2017 05:39PM

[Miru / 魯凱阿邦](#)

Miru / 魯凱阿邦

文、攝影 Miru2017/4/15

友善列印

Miru / 魯凱阿邦\_(攝影/Miru)\_1

## 閱讀現場

上網，把（虛擬的）書丟進購物車，結帳，物流配送，小七取件。

人和書的關係，可以無縫接軌、冰冷順暢。

人和書的關係，也可以不止於如此。

走進書店，拿起一本書，撫摸書皮，打開讀幾段，書頁翻飛間，耳邊傳來生祥樂隊的歌曲〈南風〉：「我的鑰匙變孤僻 / 吵著回鄉找屋 / 海風北上幫忙敲門 / 它一身酸臭」，在哀婉的嗩吶聲中，你不經意地看到架上就有一本《南風》攝影集，和許多環境議題的書放在一起。你打開，彰化大城鄉，倚著牆渺小如螻蛄的老婦，下一頁，濁水溪出海口有如猙獰異形盤據的六輕工廠。你因這沉重議題而想得出神，一隻店貓忽焉躍過，扯亂思緒的線頭，你望向櫃檯後方，店員羞澀地朝你眨眨眼，你想和他聊一本書，他卻把你引進閱讀的蹊徑：從一片葉到一棵樹，進而是一整片森林。2016年11月起，《報導者》在每週末推出書評專欄，由閱讀現場的第一線觀察員：北中南的獨立書店輪流推薦心頭好。

人與書的關係，因為書店，有了景深與溫度，以及更多的可能。

開書店確實可以比一般人有機會深讀一本書，這也是書店人在書店經營上最豐富的收穫。

不止一次的想提起《Sabau！好茶》這本書，每一次都是漸次地讀進去這本書。

大約15年前，讀了舞鶴書寫的《思索阿邦、卡露斯》，這個阿邦正是王有邦先生，卡露斯則是奧威尼·卡露斯，王有邦、舞鶴、奧威尼·卡露斯這3個人是認識好茶部落的3個眼睛，他們同時書寫跟記錄好茶。但這一切，在《Sabau！好茶》出版之後，才探看出這個輪廓來。

奧威尼·卡露斯對王有邦說：「文學家舞鶴是我們的啟蒙導師，如果沒有他發現我們……，可能就沒有現在的我們。所以他的出現是我們兩兄弟生命重要的轉捩點。」

王有邦與奧威尼·卡露斯，都陸續出版了關於好茶的紀錄。舞鶴卻遲遲在文壇上缺席，跟有邦先生見面時，這也是身為舞鶴書迷想問的問題，有邦先生說舞鶴還有在寫，「還有在寫」這個消息就足夠安慰了，我們就只要等待吧。

邀請王有邦先生來一本書店講座，一開始沒有什麼把握，因為我常常擔心邀請來的講者帶有驕傲的眼光。這本書的格局很大，我就給自己添了這無謂的煩惱。書店很小，無法製造更多的群眾匯集，但是在小小的空間可以很直接的傳遞感受，就像面對面的談話一般。一開始聯繫有邦先生時，訊息是停頓了很久、處在已讀不回的狀態，這時候沒有什麼方法，也就是等待而已。等待過了一段時間，傳來振奮的消息——有邦先生答應了這場分享講座。我從沒見過有邦先生，只能從朋友口中探詢一點，或是從照片裡去感受個性的氣息。

一本書店。(攝影/Miru)

在講座來臨之前，我又重讀了一次《思索阿邦、卡露斯》，因此對於《Sabau！好茶》有更深入的閱讀觸動。好的重讀是難得的收穫，有段時間裡，我開心又重回舞鶴的文字氛圍，感到帶著有點跳躍的小妖魔又出現了。

有邦先生在講座開始之前的一個小時就到了，我忍不住跟他開始聊起了書裡的種種，以及跟舞鶴交會的3個人緣份。有邦說著，舞鶴怎麼在25年前就知道他的下半生會投注在魯凱的紀錄，他很想問問舞鶴，是怎麼這麼確切的斷定。在《思索阿邦、卡露斯》書中，舞鶴不止一次提到阿邦將下半生投注在魯凱族的紀錄的計畫裡，舞鶴也在一開始說明三班制工作的阿邦，從不敢將自己排入「長期計畫」之內。下半生記錄魯凱族就是典型的長期計畫不是嗎？

《思索阿邦、卡露斯》從卡露斯怎麼讓阿邦心服口服的認定這些投入，再到阿邦怎麼匍匐前進拍著魯凱族女人工作的結實大腳，再到魯凱老人碧雅紐的眼神射殺，奔逃出老人家屋。

有邦先生對書裡記載的幾位魯凱族女人，帶著深厚的情感，他默默記錄，同時也在老人走向天路時送上一程、見最後一面，老人總是孤單的守護一個家族一個族群，用編織、手藝、食物、耕作去勞動守護。年輕人進城裡用勞動與薪水守護家族，但是親情的分割在年少離家時早就斷裂了。

我再次讀過《Sabau！好茶》，深深感受到有邦想傳遞的東西，他的文字很簡單，是不加技巧與華麗詞彙的寫法，他寫的歷史就是歷史，不是「深遠的歷史」或是「原住民的歷史」，因為歷史這個詞就代表了「歷史」原有的意義：深

遠、族群、時間以及逝去的。但是這樣的文字對現代人來說有點難以理解，是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漂亮的、有安排的文字書寫。有邦先生是不太會說話的人，而這種人說出來的話都是「真正的話」。

書中以一種新的眼光定義「家」，傳統上魯凱族人採室內葬，把去世的親人埋葬在家屋內，這種習慣來自於對親情的不捨，過世的人與傳遞的子孫一起住在石板家屋、一起享受火堆的溫暖，祖先監守著不可逾越的長次族群倫理；在夢境與親人聯繫溝通著，遠古的教訓還在細綿綿的傳遞，對魯凱族人來說，把親人葬在現代的公墓，是多麼的孤單啊！而莫拉克風災之後，被沖走的公墓，則是另一個祖先流離失蹤的刺痛。

石板家屋是這樣一個堅固的家，從男人用勞力跟時間去建造，到女人的布織手藝維護生命，一代代的傳遞，出生到死亡後都在一個石板家屋裡。過世的親人，仍然是親人，不是鬼魂。後世出生的子孫，都在祖先的眼睛看守下成長；看現代人購買家屋、把家屋當作賺錢工具，不可思議的用金錢去取代家的情感，難以想像的。

而部落族群裡，有能力的大頭目跟有能力收穫莊稼與獵物的人，都是分享的人；把自己的收穫分眾出去，照顧部落裡能力弱勢的人，這是愛人與分享的精神；在都市裡，弱肉強食定律一味追求強者的優越感，每個人都拚命地搶與佔有，然後睥睨地瞧不起弱勢族群，讓社會更加不均衡，這就是進步的文明嗎？

再讀《Sabau！好茶》，這份族群要活下去的生存智慧就展現在這裡，這是深讀之後的收穫。

也有幸，能認識有邦先生，也有幸能親眼見到這樣的人。

奧威尼對阿邦說：我七十幾歲了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停止呼吸。我們兄弟這幾十年的情感，這點點滴滴的回憶將成為你以後去舊好茶，上山路上的「心靈便當」。

有邦先生是那種一輩子就算只見一次面，都能讓人珍惜那一次的會面，而這種人真是罕有了。

當這場講座結束，也體悟社會大眾對於部落題目的關注程度真的是少量的，這也算是一種真實的認知吧！因為自己老是以為部落那些迷人的遠古故事跟智慧，是人們積極探求也興趣的，這也是自己太習以為常的天真想法。

我想在這裡再次介紹大家閱讀這本《Sabau！好茶》，也列出延伸閱讀的書單：

《Sabau！好茶》，王有邦，雄獅美術出版

《思索阿邦、卡露斯》，舞鶴，麥田出版

《雲豹的傳人》，奧威尼·卡露斯，晨星出版

《在永久屋裡想家》，莫拉克獨立新聞網

《消失的國度》，奧威尼·卡露斯，麥田出版

《神秘的消失》，奧威尼·卡露斯，麥田出版